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年紀目録
卷二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孫　藩

謄録貢生臣吴壽康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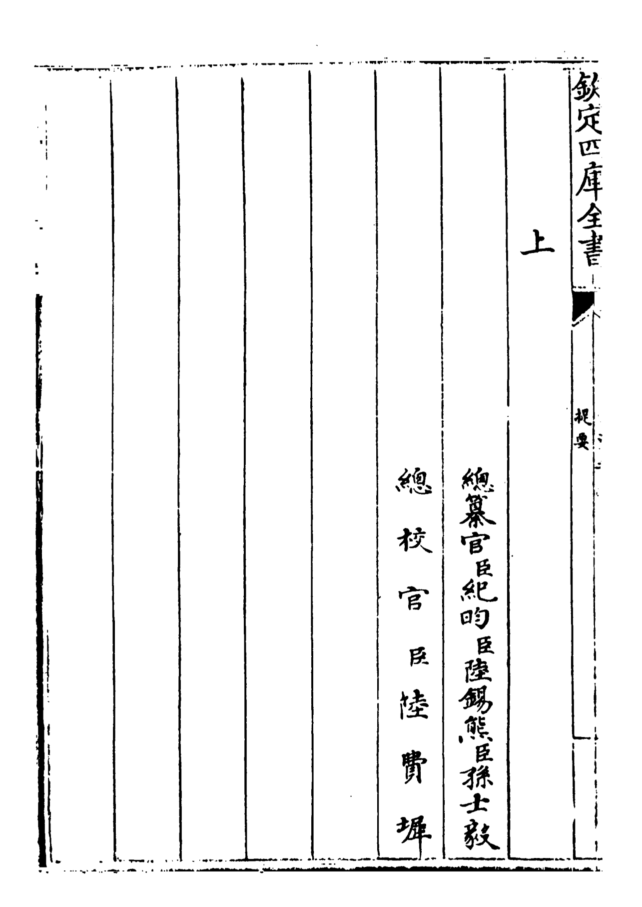
西漢年紀　　編年類

提要

臣等謹案西漢年紀三十卷宋王益之撰益之字行甫金華人官大理司直所著有漢官總錄職源等書見馬端臨經籍考益能熟于兩漢掌故者今他書散佚惟此本以載入永樂大典獨存考益之自序稱年紀三十卷考

異十卷鑒論若干卷各自為書今此本不載鑒論而考則散附年紀各條之下與序不合殆後人離析其文如胡三省之於通鑑考異歟又序稱自高祖迄王莽之誅而此本終於平帝居攝以後闕焉且其文或首尾不完中間已有脫佚蓋編入永樂大典之時已殘闕矣司馬光通鑑所載漢書皆本班馬二書及荀紀為據其餘鮮所採掇益之獨旁取楚漢

春秋説苑新書廣徵博引排比成書視通鑑較為詳密至所作考異於一切年月舛誤紀載異同名地錯出之處無不參稽互覈折衷一是多出二劉刋誤吳仁傑補遺之外尤通鑑考異所未及其考證亦可謂精審矣今依益之自序目次釐為三十卷其考異亦即從舊本仍附各條之下以便檢核不復拘自序之文別為編次焉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恭校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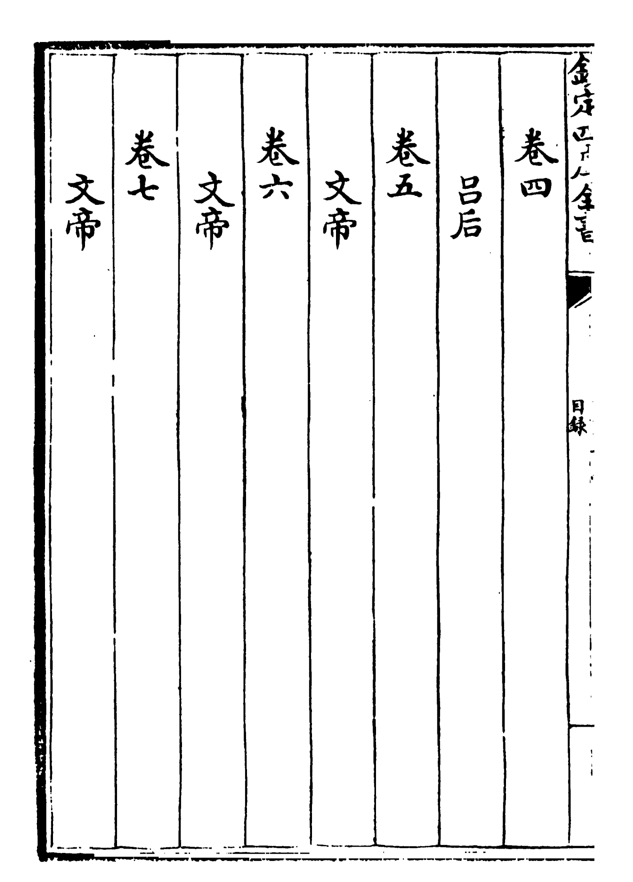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 西漢年紀目録

卷一
高祖
卷二
高祖
卷三
惠帝







卷四

呂后

卷五

文帝

卷六

文帝

卷七

文帝

卷八
文帝
卷九
景帝
卷十
武帝
卷十一
武帝

卷十二
武帝
卷十三
武帝
卷十四
武帝
卷十五
武帝

卷十六
武帝
卷十七
武帝
卷十八
昭帝
卷十九
宣帝

卷二十
宣帝
卷二十一
宣帝
卷二十二
元帝
卷二十三
元帝

卷二十八
哀帝
卷二十九
哀帝
卷三十
平帝

# 西漢年紀序

王仲淹曰史之失自遷固始或問荀悅曰史乎史乎余三復斯言未嘗不廢卷而嘆也蓋自黍離降而為國風國異政家殊俗天下不復有周矣詩亡然後春秋作夫子冠王于正以示一統所以立萬世君臣之大法也遷固易編年以為紀傳事之大較雖繫於紀而人臣之議論功勛自見於傳殊不知孔子當列國紛紜之際首王綱以明大義遷固於大漢一統之時顧使人自為傳臣

自為功毋乃非春秋之旨歟下是述作滋多轉相師用卒未有能復編年之體者獨荀氏有見於古史廢墜之餘此仲淹所以旣咎遷固之失而且幸荀氏之可考也余幼喜誦遷固史已復感於仲淹之論取荀紀一再讀之愛其有功於古史猶憾經始之初閒多舛逆司馬公通鑑從而正之先後次第燗然有别固已整齊於荀氏矣獨其刋落盈辭求為省約以便人主之觀覽而當時論議所及制度所關不無遺者竊不自揆取遷固史與

其軼見於他說者以前紀通鑑凡例裁之其間月日明具則載於月日之下有年無月則總於是歲之末歲月俱闕則約其事之先後而志焉起於高祖終於王莽之誅凡二百二十九年為西漢年紀三十卷史傳互載不無牴牾因為訂正為考異十卷諸儒之議多所發明因為詮次為鑒論若干卷考諸年紀一代之升降著矣求諸考異一時之去取見矣參諸鑒論當時之事情得矣雖纂輯之際失不自保然先漢之事大略具焉或病余

曰紀傳之作尚矣子顧欲廢之可乎荅曰不然紀傳存一人之始末論人物者有考焉編年著一代之升降觀治亂者有稽焉以一人之始末視一代之升降重輕何如也荀氏之作溫公之述仲淹之論夫子之志也因序其所以作者以俟同志焉

西漢年紀卷一

宋 王益之 撰

## 高祖

高祖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亡避吏與樊噲俱隱於芒碭山澤閒此語見噲傳呂后常知其處云季所在上常有赤色雲氣占氣者曰東南有天子氣秦始皇乃東遊以厭之史記漢書高祖紀荀紀本紀載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考異曰史記於是因東遊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閒恐非事實班氏削去即自疑三字而荀悅漢

紀獨書曰高祖亡避吏於山澤中蓋得之矣東遊事紀於其後亦是今從之　按秦二世元年至三年楚漢起兵始末原本未載似屬脫漏

元年冬十月沛公先諸侯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入咸陽高紀先是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是秦悉有焉始皇

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沛公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尺二寸簡多有古文字（家語序）

（按高紀沛公入咸陽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得孔子家語疑因此附入今本不書蕭何事似屬脫落）

沛公入秦宮室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數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史記張良傳徐廣注）沛公不聽張良曰願沛公聽噲言沛公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此語見紀）還軍霸

上 張良世家 項羽將諸侯兵四十餘萬行略地西至河南 史記月表 陽武陳平往歸之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往事魏王咎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至是歸羽 陳平傳 十二月項羽至關有兵守關不得入聞沛公已定咸陽大怒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楚左尹項伯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具告以事欲呼良與

俱去良乃入告沛公沛公大驚曰君安與項伯有故良曰秦時與臣遊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良出與項伯同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

按原本於為擊破沛公軍句即接沛公語所以遣將守關者云云文義不相屬疑有脫文今據史記補入

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諾於是

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告項羽考異曰史記羽紀作報項王以下皆爾按是時羽未稱王也當是史臣追書非事實通鑑悉稱項羽或曰將軍今從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旦日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然不自意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羽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羽默然不應按此下史記尚有范增出召項莊入為壽之文此本不錄疑有脫漏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

公莊不得擊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按史記尚有張良出乃樊噲一節此本不載而但言沛公招樊噲出於文義未明疑有脫漏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夫足下考異曰史記羽紀作大將軍足下通鑑易以亞夫今從之亞夫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吾屬今為之虜矣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羽紀及秦諸公子宗族史記秦紀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考異曰史記秦紀云虜其子女收其珍寶

貨財諸侯共封之與羽紀不同當考或說音稅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羽聞之烹說者羽紀　考異曰楚漢春秋揚雄法言以為蔡生班史通鑑以為韓生未知孰是唯史記以為說者今從史記

成安君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以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封之史記列傳　考異曰按通鑑載曰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亦不封客多說項王曰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趙今

耳為王餘不可不封云云與二史少異今從史記列傳按史記此上有項王立諸侯王數語葢原本誤脫

南粵尉趙佗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南粵王傳項王出之國使人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叔孫通留事項王項王陰令九江王衡山王臨江王殺義帝羽紀通傳布傳時彭越在鉅野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令反梁地羽紀彭越傳按史記時田榮殺田市自立為齊王此本不載而但言榮與越將軍印首尾不具疑有脫漏漢王至南鄭按史記時諸侯罷戲下各歸國故漢王還至南鄭此本不載疑有脫文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故韓王

孽孫信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史記高紀為淮陰之言　考異曰漢書帝紀以按其辭與韓王信傳所載韓王信說漢王語合兼史記帝紀亦不載登壇拜將事徐廣以為韓王信是也今從之　按楚漢春秋韓王本名信都劉氏史通及小顏功臣表俱引之信通作申與韓信之信有別司馬遷削去都字班掾因誤讀去聲混作淮陰侯名而附入拜將一節考異所辨甚當初淮陰人韓信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寄食漂母後數與蕭

何語按史記韓信初從項梁數以策干羽不用乃歸漢此本但言數與蕭何語而不及其歸漢本末疑有脫漏何奇之數言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信謝因問王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

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甞事項王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也見人恭謹言語姁姁至人有功當封爵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所過殘滅百姓不附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阬秦卒

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之痛於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於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信傳漢王留蕭何收巴蜀租填撫諭告使給軍食何世家八月史記高紀月表漢王引兵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考異曰漢書本紀作五月按四月諸侯方各罷兵就國不應五月便出史記高祖紀月表皆作八月為是今從史記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

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項羽紀月表考異曰史記項羽紀載於四月令從月表及漢本紀載於八月漢王許立韓王孽孫信為韓王先拜為韓太尉将兵略韓地信傳項羽聞漢王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張良為漢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羽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将将數千

人行項王由此怨布羽紀王陵始為縣豪漢王微時兄事陵漢王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考異曰終得天下四字考史記漢書荀紀皆無之今以通鑑增母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世家

二年冬十月九江王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史記布傳

陳餘悉三縣兵與齊兵共襲常山王張耳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而項王又彊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入秦可謂能義矣楚雖彊後必屬漢耳乃走漢漢方圍章邯廢邱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餘已敗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歇于代趙王德餘立以為代王餘為趙王弱國初定留傅趙王而使夏説以相國守代張耳陳餘傳十一月漢王乃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本紀韓王信傳漢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

兩語仍荀紀

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户繕治河上塞鼂錯傳秦北攻胡築河上塞

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本紀

二月蕭何守關中荀紀

考異曰按何世家云漢王與諸侯擊楚蕭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通鑑盡載於八月正以四月敗於彭城道逢孝惠載之六月立為太子太子以六月立不應蕭何侍太子守關中却在立太子之前也然以史考之漢王敗於彭城回至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使何不守關中不應可調其老弱也然漢王將東擊楚又不應關中無人居守史記云漢王與諸侯擊楚蕭何守關中此正彭城之役故荀紀載於二月得之矣子長所記蓋總記一歲之事今守關中則從荀紀自侍太子以下則載於立太子之後庶不抵牾 按荀悅漢紀蕭何守關中在春正月

三月漢王南渡平陰津

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力禁反三日發使告諸侯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漢紀夏四月項王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考異曰五諸侯顔注以為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按常山王張耳兵敗奉頭鼠竄以歸漢安得有兵是時陳餘遣兵助漢兼趙為五耳韓信傳云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然楚方擊齊於城陽齊安得從漢入彭城意齊字後人妄加耳又漢書作刼五諸侯兵令從史記作部字　按韓王當是韓信師古注以為鄭昌誤

叔孫通從儒生弟子百餘人降漢通儒服漢王憎之迺

變其服短衣楚製（叔孫通傳）時薛人丁固（楚漢春秋云丁公名固）為楚將逐窘漢王短兵接漢王急顧丁固曰兩賢豈相戹哉於是丁固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季布傳）項羽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橫（田儋傳　按史記時楚與漢戰於彭城大破漢軍漢王閒行收軍五月至滎陽兵復振此本俱失載疑有脫漏）五月漢王以曹參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參傳）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津反為（于偽反）楚（高帝紀）六月漢王還櫟陽

壬午立太子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高紀　按前二月蕭何守關中節考異云自侍太子以下載於立太子之後則此上當有蕭何侍太子治櫟陽事今本不載似屬脫落雍州定置中地北地隴西郡高紀通鑑考異曰漢書本紀云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按塞王欣翟王翳降置河上渭南上郡已見於欣翳初降時不當重出今從通鑑漢王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漢王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漢王曰吾知之矣廼待我而具五也廼立黑帝祠名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

祠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下令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郊祀志匈奴冒頓既滅東胡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音疲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匈奴傳是歲以盧綰為太尉史記大事記

三年冬漢王與羽相距京索閒數使使勞苦丞相(來到反)何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王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何傳)楚龍且擊破九江王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殺之故閒行與隨何俱歸漢(布傳)夏四月項王圍漢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項羽紀)謂陳平曰天

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讀曰鈍）耆（讀曰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世家平）五月漢王出滎陽至成臯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説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音奏）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

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於元反葉式涉反間漢書高紀得九江王布史記項羽紀漢書韓信傳　考異曰此語本之史記項羽紀而漢書紀書布以十二月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皐按布以十一月起兵攻楚楚遣龍且擊布數月且破布軍是布留九江數月豈得次月即至漢耶兼收兵北至成皐亦在宛葉後事羽紀書曰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皐此得其實入保成皐即以後羽引而東使終公守成皐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皐是也漢書韓信傳云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出南之宛葉得九江王布入成皐楚復急圍之與史記合獨紀以布至漢為十二月故并移也

成皋於前耳蓋漢王自彭城旣敗之後與羽相距於滎陽紀書二年秋八月漢王如滎陽三年夏四月項羽圍漢滎陽漢王請和使漢王在成皋羽當圍成皋可也漢王後用紀信計始自滎陽遁至成皋入關耳按史記紀是時亦無屯成皋事當是漢書紀誤今從史記羽紀書布歸漢於宛葉間西楚奪衡山王吳芮地復以為番君高紀八月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酈食其曰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

王從之乃謀取敖倉酈食其又說漢王曰方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考異曰史記漢書以取敖倉說齊合為一事唯通鑑取劉向新序分為二事今從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解將二十萬之衆考異曰漢傳作田閒劉貢父謂此時何緣更有田閒按田儋傳乃是田解今從儋傳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王曰善乃使食其說齊王廣及相國横酈食其傳

四年冬十月韓信襲破齊歷下軍田儋傳灌嬰虜華毋傷

嬰傳因入臨菑王廣相橫以酈食其賣已而烹之廣東走高密橫走博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田儋傳使使於楚請救韓信傳項王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周蘭將兵救齊漢紀項王擊陳留外黃不下數日降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其兩反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

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羽傳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彭越傳漢以中尉周昌為御史大夫昌苛從弟也荀紀考異曰不知所拜月日今從荀悅漢紀載於高帝馳入成皋之次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越傳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高紀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為假王以填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當是時信傳漢方困於滎陽蒯通傳考異曰韓信傳云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按是時漢王與項羽相距於滎陽廣武間羽初未嘗圍漢也通鑑削去兩語蒯通傳

云韓信自立為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為齊王以安固之是也今從通傳云漢方困於滎陽春二月韓信已王齊使灌嬰別將擊楚將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王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楚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酇蕭相攻苦譙與漢王會頤鄉灌嬰傳秋七月立英布為淮南王本紀與擊楚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布傳八月初為算賦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

(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北貉(莫客反)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本紀)九月歸太公呂后(按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歸太公呂后此本首尾不具疑有脫漏)軍皆稱萬歲漢王欲封侯公曰此天下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曰平國君(此事據楚漢春秋)

五年冬十一月淮南王布與劉賈入九江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遂舉九江兵並行屠城父隨彭越皆會垓下(高紀布傳彭越二字據羽紀)十二月漢王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王決勝垓下齊王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

史記正義曰蓼侯孔熙也費將軍居右史記正義曰費侯陳賀也漢王在後絳侯柴將軍在漢王後項王之卒可十萬韓信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韓信復乘之大敗垓下史記高紀項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曰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

妾何聊生此據楚漢春秋於是項王乃上馬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御史大夫將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音蟻船待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乃自刎而死羽紀項籍已死灌嬰乃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嬰傳漢遣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及靳歙别定江陵蜂虜臨江王共尉送致雒陽殺之以臨江為

南郡見漢紀劉賈靳歙列傳周勃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勃傳陳人鄭君嘗事項籍籍死屬漢漢王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當時傳春正月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耳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張晏曰秦以為人臣上書當言昧犯死罪而言漢遂遵之大王陛下先是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

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儗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讀曰僻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為

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於氾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因而不改

班固曰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古禪字上扇反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讀與由同卨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

孝昭莊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囏（古艱字）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鉏雄俊外攘胡粤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讀曰謫）戍彊於五伯（讀曰霸）閭閻偪於戎狄響（音嚮）應憯（音慘）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讀曰嚮）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

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

更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考異曰漢書本紀作尊王后為皇后太子曰皇太子通鑑易為更字今從通鑑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本紀注漢官儀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北後作陵廟於小黃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得天下乃使使者梓宮招魂謚曰昭靈夫人因作園陵寢殿司馬門鍾簴諸侯剖符受封韓王信英布欒布傳天下大

定帝西都雒陽諸侯皆臣屬史記夏五月兵皆罷歸家漢紀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方目及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令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民以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瓚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令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本紀又曰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居力反與爵至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曽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本紀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

用腐儒哉隨何跪曰方陛下之敗於彭城也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九江乎考異曰漢書黥布傳載隨何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披高祖自彭城既敗過虞地始遣隨何說九江王此云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非是今微為删潤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九江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為護軍中尉英布傳田横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帝聞之乃使使赦横罪而召之

田横廼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横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田儋傳

班固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而炎黄唐虞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埽地盡矣楚漢之際豪傑相王唯魏豹韓信田

僭兄弟為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横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虖

秋七月趙景王張耳薨子敖嗣尚帝長女魯元公主為后耳傳長沙文王吳芮薨子臣嗣初文王芮為帝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芮傳

班固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皆徼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彊大懷不自安事窮勢廹卒謀叛逆終於

滅亡張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

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絶有以矣夫

九月虜燕王臧荼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

盧綰為羣臣觖音決望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

功者立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太尉長安侯

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士子乃立綰為燕王

綰傳史記大事記罷太尉官綰與上同里生又同日帝東擊項

籍以太尉從出入卧内衣被食飲賞賜羣臣莫敢望雖

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者綰傳故特王之

通鑑使樊噲將兵平代地本紀　考異曰此語見本紀通鑑削之温公謂是時代地無反者故去之不疑按燕王臧荼之反攻下代地高帝自將攻之既虜臧荼遂立盧綰為燕王代地餘寇帝不自往故命樊噲將兵平之耳紀稱噲以丞相將兵考傳噲平韓王信方遷丞相此未得為丞相也今刪去三字

利幾反上自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利幾為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而利幾恐反本紀

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本紀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本紀十二月詔曰天下既安

豪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漢書紀遂會諸侯於陳平世家　按史記人有告楚王韓信反上用陳平計偽遊雲夢執之遂會諸侯於陳還至洛陽赦信為淮陰侯此本但紀會陳事疑有脫漏淮南王布梁王越來朝布越傳　考異曰是時諸侯來朝者止二人餘無所考豈以其遠耶春正月丙戌封呂后兄澤為周呂侯釋之建成侯史記功臣表

班固曰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是後薄昭竇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

襃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寖廣博矣

分楚地為二國詔曰齊古之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以為諸侯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王齊荆地內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鄣郡吴郡五十三縣立從父兄賈為荆王漢紀都吴史記年表以碭郡薛郡郯郡三十六縣立少弟文信君交為楚王漢紀都彭城史記年表

交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别去交王楚

乃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元王傳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次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子肥為齊王漢紀都臨淄史記年表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高紀

太史公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如漢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之法

設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税貧者或乘牛車

以曹參為齊相國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黄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世家列傳

封張良為留侯蕭何酇侯酈商曲周侯周

勃絳侯樊噲舞陽侯灌嬰潁陰侯周昌汾陰侯武虎梁鄒侯董渫成侯孔藂蓼侯陳賀費侯陳豨陽夏侯丁未封周竈為隆慮侯戊申封丁復為陽都侯功臣表壬子封呂青新陽侯戊午封郭蒙為東武侯功臣表時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蕭何功最盛先封食邑八千户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鋭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

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兩三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何世家張良亦無戰鬭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良世家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考異曰此據張良傳而高紀作三十餘人按年表止二十八人今從良傳

三月戊子上置酒封雍齒爲什邡侯二千五百户考異曰漢書表作正月戊午史記表作三月戊子二書不同按長曆是年正月丙戌朔是月無戊午當是漢書誤今從史記又川本漢書本表亦作三月戊子按今本漢書表無作正月戊午者丙申封陳武棘蒲侯庚子封朱軫都昌侯嚴不職武彊侯傅胡害貰式制反齊侯摇毋餘海陽侯宣虎南安侯蔡寅肥如侯蟲達曲成侯陳涓河陽侯夏四月癸未封閻澤赤敬市侯功臣表

上歸櫟陽本紀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考異曰通鑑載於五年按漢書張良傳六年封功臣時始封留侯豈得謂之杜門不出耶今移

於此

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户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閒事從赤松子遊耳良世家

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心善家令言賜黄金五百斤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

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徹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本紀）六月丁亥封戎賜柳邱侯周止魏其侯繒賀祁侯工師喜平侯奚涓魯侯尹恢城父侯張越任侯襄棘邱侯秋七月庚寅封郭亭河陵侯單究昌武侯戊戌封丙

猜高宛侯丁義宣曲侯華毋害終陵侯八月丙辰封劉到東茅侯唐厲斥邱侯甲子封戴野臺侯王陵安國侯丁禮樂成侯審食其辟陽侯周緤信武侯（功臣表）王陵從漢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帝以故晚封（陳丞相世家）列侯畢已受封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本紀曰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重以白馬之盟（王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又作十八侯之位次（功臣表序）酇侯蕭何第一

平陽侯曹參第二第三闕 考異曰侯表以張敖為第三按是時敖正為趙王未為宣平侯也意必高后時所升之非高祖之舊也今既無考姑闕之絳侯周勃第四舞陽侯樊噲第五曲周侯酈商第六魯侯奚涓第七汝陰侯夏侯嬰第八潁陰侯灌嬰第九陽陵侯傅寬第十信武侯靳歙第十一安國侯王陵第十二棘蒲侯陳武第十三清河侯王吸第十四廣平侯薛歐第十五汾陰侯周昌第十六陽都侯丁復第十七曲成侯蟲達第十八功臣表丁丑封代相陽武張蒼為北平侯功臣表 還張蒼為計相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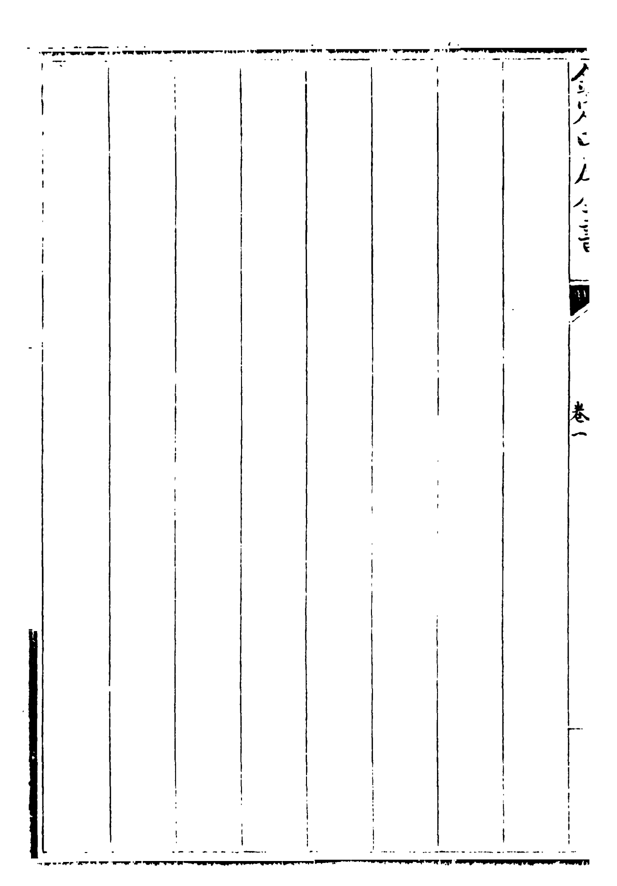
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為相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歴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蒼列傳）立大市於長安（史記大事記）是歲魯侯奚涓死亡子封其母底為重平侯封彤（音而）跖（之亦反）芒侯陳夫乞高胡侯爰類猒次侯（功臣表）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祀之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祀宮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

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力追反之

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

以歲時祠宫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

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各有時日郊祀志



滅亡張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絶有以矣夫

九月虜燕王臧荼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盧綰為羣臣觖音決望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立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壬子乃立綰為燕王綰傳罷太尉官史記大事記綰與上同里生又同日帝東擊項籍以太尉從出入卧内衣被食飲賞賜羣臣莫敢望雖

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者綰傳故特王之

通鑑使樊噲將兵平代地本紀　考異曰此語見本紀通鑑削之溫公謂是時代地無反者故去之不疑按燕王臧荼之反攻下代地高帝自將攻之既虜臧荼遂立盧綰為燕王代地餘寇帝不自往故命樊噲將兵平之耳紀稱噲以丞相將兵考傳噲平韓王信方遷丞相此未得為丞相也今刪去三字

利幾反上自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利幾為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而利幾恐反本紀

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本紀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本紀十二月詔曰天下既安

豪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漢書紀）遂會諸侯於陳（平世家　按史記人有告楚王韓信反上用陳平計偽遊雲夢執之遂會諸侯於陳還至洛陽赦信為淮陰侯此本但紀會陳事疑有脫漏）淮南王布梁王越來朝（布越傳　考異曰是時諸侯來朝者止二人餘無所考豈以其遠耶）春正月丙戌封呂后兄澤為周呂侯釋之建成侯（史記功臣表）

班固曰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是後薄昭竇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

褒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寖廣博矣

分楚地為二國詔曰齊古之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以為諸侯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王齊荆地丙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從父兄賈為荆王漢紀都吳史記年表以碭郡薛郡郯郡三十六縣立少弟文信君交為楚王漢紀都彭城史記年表交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别去交王楚

乃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元王傳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次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子肥為齊王都臨淄史記年表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高紀漢紀

太史公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如漢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之法

設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以曹參為齊相國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世家列傳

封張良為留侯蕭何酇侯酇商曲周侯周

勃絳侯樊噲舞陽侯灌嬰潁陰侯周昌汾陰侯武虎梁鄒侯董渫成侯孔藂蓼侯陳賀費侯陳豨陽夏侯丁未封周竈為隆慮侯戊申封丁復為陽都侯功臣表壬子封呂青新陽侯戊午封郭蒙為東武侯功臣表時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蕭何功最盛先封食邑八千户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

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兩三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何世家張良亦無戰鬬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户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户良世家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考異曰此據張良傳而高紀作三十餘人按年表止二十八人今從良傳

三月戊子上置酒封雍齒爲什邡侯二千五百户考異曰漢書表作正月戊午史記表作三月戊子二書不同按長歷是年正月丙戌朔是月無戊午當是漢書誤今從史記又川本漢書本表亦作三月戊子按今本漢書表無作正月戊午者丙申封陳武棘蒲侯庚子封朱軫都昌侯嚴不職武彊侯傅胡害貰式制反齊侯摇毋餘海陽侯宣虎南安侯蔡寅肥如侯蟲達曲成侯陳涓河陽侯夏四月癸未封閻澤赤敬市侯功臣表上歸櫟陽本紀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考異曰通鑑載於五年按漢書張良傳六年封功臣時始封留侯豈得謂之杜門不出耶今移

於此

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閒事從赤松子遊耳良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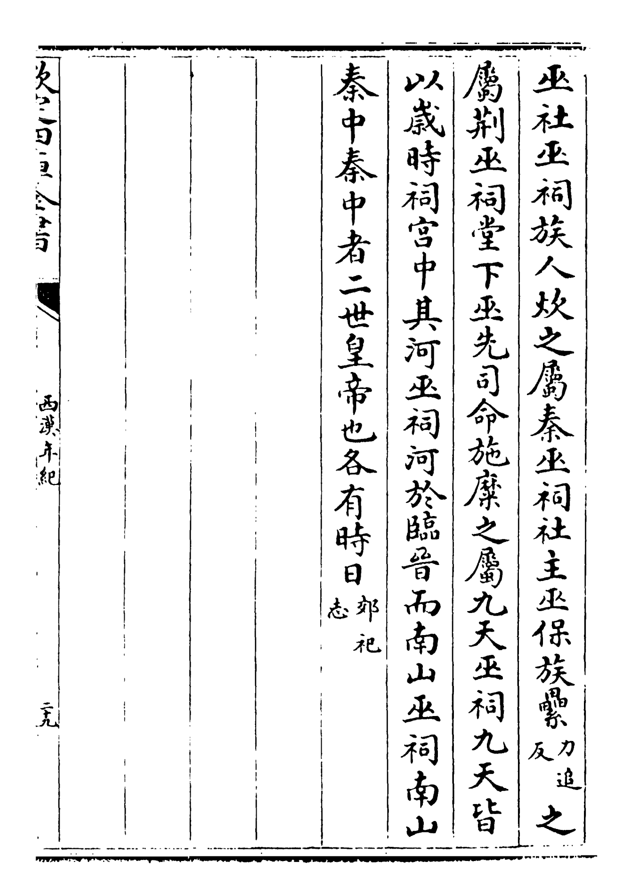
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

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徹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本紀六月丁亥封戎賜柳邱侯周止魏其侯繒賀祁侯工師喜平侯奚涓魯侯尹恢城父侯張越任侯襄棘邱侯秋七月庚寅封郭亭河陵侯單究昌武侯戌戌封丙

猗高宛侯丁義宣曲侯華毋害終陵侯八月丙辰封劉到東茅侯唐厲斥邱侯甲子封戴野臺侯王陵安國侯丁禮樂成侯審食其辟陽侯周緤信武侯功臣表王陵從漢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帝以故晚封陳丞相世家列侯畢已受封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本紀曰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重以白馬之盟王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又作十八侯之位次功臣表序酇侯蕭何第一

平陽侯曹參第二第三闕考異曰侯表以張敖為第三按是時敖正為趙王未為宣平侯也意必高后時所升之非高祖之舊也今既無考姑闕之絳侯周勃第四舞陽侯樊噲第五曲周侯酈商第六魯侯奚涓第七汝陰侯夏侯嬰第八潁陰侯灌嬰第九陽陵侯傅寬第十信武侯靳歙第十一安國侯王陵第十二棘蒲侯陳武第十三清河侯王吸第十四廣平侯薛歐第十五汾陰侯周昌第十六陽都侯丁復第十七曲成侯蟲達第十八功臣表丁丑封代相陽武張蒼為北平侯功臣表遷張蒼為計相一

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為相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蒼列傳）立大市於長安（史記大事記）是歲魯侯奚涓死亡子封其母底為重平侯封彨（音而）跖（之亦反）芒侯陳夫乞高胡侯爰類猷次侯（功臣表）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祀之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祀宮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



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力追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各有時日（郊祀志）

